



谁是幕后者



2 039 1069 7

谁是幕后者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部反映公安战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为背景，围绕一起凶杀案的侦破，生动地描述了我公安人员与间谍分子之间展开的一场盗窃与反盗窃军事科技情报的大搏斗。作品热情歌颂了公安干部严其正、杨秉诚、李洪伟的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无情地揭露了间谍分子缪中谋、坏分子李睦和的阴险、毒辣，灵魂的丑恶与卑劣。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清新，故事情节紧张曲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谁 是 幕 后 者

丛 耸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烟台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11.25印张 2插页 213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8,200

书号10099·1644 定价0.86元

目 录

第一章	他为什么自杀.....	(1)
第二章	他 杀.....	(10)
第三章	无形的障碍.....	(27)
第四章	叫尸首说话.....	(41)
第五章	现场上的血迹.....	(55)
第六章	$AB + A \rightarrow O$	(72)
第七章	凶手抓到了.....	(89)
第八章	血被单和血手绢.....	(109)
第九章	初 审.....	(128)
第十章	女凶手的自供.....	(152)
第十一章	刘翠红上吊.....	(166)
第十二章	一场无名大火.....	(186)
第十三章	短兵相接.....	(203)
第十四章	凶手自杀.....	(222)
第十五章	潜逃犯之谜.....	(239)
第十六章	$B \rightarrow AB + A \rightarrow O$	(255)
第十七章	不翼而飞的小保险箱.....	(273)
第十八章	酒场侦察.....	(297)
第十九章	林家追踪.....	(317)
第二十章	水落石出.....	(337)



第一章

他为什么自杀

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深夜。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呼啸着、旋转着，忽东忽西地飞舞，纷纷扬扬地扑到大地。风雪的怒吼，盖过了零乱的爆竹声、剁肉声、喝酒猜拳行令声。唯有那老槐树枯枝相撞而发出的“咔嚓”声和电线发出的“啾啾”尖叫声，似乎并不服输，拚命想压过声嘶力竭的暴风雪。不过，尽管风狂雪映，但在这临近春节的黑夜里，仍然弥漫着农村特有的节日的温馨和喜庆气氛。

可是，就在这风雪交加的黑夜里，在靠近公路边的小陈庄的一间土屋里，正发生着一桩令人心惊肉跳的事情：一双粗大的黑手，将一根紧了扣的绳子，搭在门后的木掌上，随后一个人的脖子便套了进去。瞬间，一副沉重的身躯，就象一口袋粮食那样，直挺挺地吊在那里。随之，这里除了风吼雪飞之外，万籁俱寂。……

第二天，即公元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日下午二时许，县公安局侦察股值班员管红玉，接到陈庄公社民政助理员老蒲的电话，说是小陈庄的共产党员、301厂的车间主任陈景宽上吊自杀了。他问公安局是否去人看一看？

管红玉在值班日志上记下了老蒲报告的情况，心里却嘀咕说：“一个上吊自杀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要公安局去看看，那我们还能腾出手来去抓大案要案吗？老蒲这人真糊涂。”想到这里，她立即回答说：“局里没人，都出差了，没空去。”

管红玉挂上电话，瞅瞅手表，已是两点半多了，离下班时间还有两个多钟头。到那时候，她就可回到新婚的新房里，跟在301厂当保卫科副科长的新郎牛朝阳一起，在暖融融、甜津津的新房里做年夜饭吃了。可是，现在呢？她心里有点儿淡淡的烦恼。本来，要不是严局长和杨股长到地区公安局去开会，小李又到县直属厂子去进行春节前的“三防”

（防火、防盗、防特）教育，也不至于叫自己在这里值班看门，严局长早就会让自己回家过年去了。结婚的假期虽然未享用完，可是股里没人，自己怎好意思在家闲待着呢？人们说：“新婚的郎，火一样”，一点不假。就为自己在婚假中天天来值班，惹得新郎很不愉快哩。今天，跟小牛说定了，五点钟准时回家，二人一起动手包羊肉水饺，做年夜饭，喝年酒。……想到这里，她兴奋得心里一阵发热，腮帮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管红玉正在胡思乱想，严其正副局长和杨秉诚股长回来

了。

严其正是个大个子。魁梧的身材，黑红的脸膛，满腮连鬓胡子，刮得湛青。浓黑的眉毛下，闪着一双犀利的大眼，令人望而敬畏。如果他把眼一瞪，被提审的犯人，准得心惊胆颤，浑身打哆嗦。他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却已白了大半。有人说，他这是犯愁犯的。他却说：“这是‘四人帮’给打下的历史烙印。”前几年，他和杨秉诚因坚持逮捕一个强奸两名幼女的“四人帮”爪牙，曾遭到“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迫害。在他们关押犯人的监狱里，两人一起蹲了整整三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被释放出来，重新分管刑事侦破工作。

杨秉诚的长相同严其正大不一样。他今年才四十三岁，就拔顶了。细细的中等个儿，清瘦的漫长脸，细眉细眼，不笑不说话，一见面给人一种和善、精明的印象。他那黄盈盈的脸色，乍一看似乎有什么病，实际上他的筋骨却相当结实。他每天早晚都练少林拳和擒拿术，能一鼓作气练两套路数，既不出汗，也不气粗。这是由于平时坚持天天练功的结果，也同他当年在省公安学校受过严格训练有关。

管红玉一见两人冻得嘴里直“嘘溜”，忙捅旺火炉，沏了壶热茶，让他们一面烤火一面喝茶，这才笑问道：“这么大的雪，您俩这么快就赶回来，路上好走吗？”

杨秉诚开玩笑地说：“托新娘子同志的福，尽管老天爷捣蛋，可大雪又奈我何？哈哈！……”

杨秉诚是个好说好笑好热闹的人，所以管红玉听了这话，

不仅不嗔怪，反而觉得心里挺自在，只是脸稍微一红，笑道：“你这个大股长，就喜欢刺挠人。看我不到姚大姐那里去告你！”

管红玉说的姚大姐，是杨秉诚的妻子，在城关小学教书。她为人直口快，是个好人。只是性子急，嘴茬子硬，对杨秉诚管得很严，加上老杨是个柔性子脾气，不管妻子怎么发脾气，就是笑嘻嘻地不着急。由此他便赚了个“妻管严”的美名。在局里，人们常跟他逗趣，称他为“怕婆子委员会主席”。杨秉诚对这个不敬的“尊称”，并不反感，倒很坦然地默认下来。每当人们称他“主席”时，他总是笑嘻嘻地漫应着：“啥事呀？要我给你介绍怕婆子的经验吗？哈哈哈！……”常把大家逗得大笑一场。在杨秉诚看来，怕老婆算不了什么丢人的事。他认为，夫妻既然是终生伴侣，就应当相亲相爱，互尊互敬，决不能针尖对麦芒那样各不相让。汉代梁鸿的妻子给丈夫送饭时，不是有举案齐眉的佳话吗？古人尚有如此美德，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何就不能对妻子相敬如宾呢？何况，在一个家庭里，夫妻二人过日子，总得互谦互让啊！妻子是个急性子，自己是个柔脾气，一急一柔，正好形成一对儿，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样才能互相依存，刚柔相济，和衷共济！夫妻间能做到亲密无间，互尊互让，在机关上才能跟同志们和睦相处，才能团结一致，协同配合，搞好工作。一个人，如果对妻子都不肯互敬互让，那么，他又怎能跟同志们搞好团结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秉诚对于当“怕婆子委员会主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相

反，他倒是愿意欣然从命哩。

杨秉诚听管红玉要到妻子那里告状，便点了支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笑道：“你告去吧，这阵子我没犯气（妻）管炎（严），我不怕！哈哈！……”

“你不怕？嘿，别吹着糖人当罗汉啦！”管红玉撇嘴讪笑道，“你不犯气（妻）管炎（严），怎能混上个大‘主席’？待会咱去找姚大姐，看你还敢在她面前吹泡泡儿！”

见两人逗得正热闹，严其正也来凑趣道：“小管，你别光说人家。你得从老杨身上接受点教训，对小牛可不要管得太严了。听说你连烟都不让他抽，有这事吗？”

“局长，你怎么也听信谣言专家的话？”管红玉红着脸笑道：“我净受他的气哩，嘻嘻！……”

三人说笑了一阵，杨秉诚问管红玉：“今天局里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大事。”管红玉随口应对着：“刚才陈庄公社民政老蒲来电话，说301厂有个车间主任上吊自杀了，叫我们去看看。”

一听301厂的车间主任自杀，严其正和杨秉诚都十分注意。301厂，是个飞机修厂，既能修飞机，也能造飞机，是一级保密生产单位；加上它紧挨一座军用飞机场，是县公安局的重点保卫单位。厂里的一个车间主任自杀，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

严其正问：“死者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自杀？”

“这，老蒲在电话里都没说明白，我也没详细问。……”

管红玉有点不好意思，后悔当时没问清楚。便拿过值班日志，递给严其正。

严其正接过日志，认真地翻看着。

杨秉诚也凑过来一起看日志。他扫了几眼，思忖着说：“一个车间主任，又是个共产党员，无缘无故为什么要自杀呢？局长，我们去看看吧？”

这话可不对管红玉的心思。她明白，局长和股长一走，自己就得留在办公室值班，就抢先阻拦说：“你俩刚回来，太累啦！路上雪大，不好走，今天就别去啦！”说完又有点后悔，怕局长看透自己的私心，不由得耳根发起热来。

“怎么？怕回去晚了，新郎哭鼻子吗？”杨秉诚似乎看透了管红玉的心思，半开玩笑地说，“小管，你不能光让小牛牵着鼻子走，得想法让他长点气（妻）管炎（严）呐！呵呵呵呵！……”

管红玉的脸唰地红到脖子，半嗔半笑地啐道：“去你的！俺好心当了驴肝肺，不喜得跟你说啦！”

严其正沉思一会，果断地说：“锁上门，大家一起去。小管，有困难吗？”

“困难”当然有，局长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人有“困难”，难道能说得出口来吗？管红玉硬着头皮笑着说：“你们拖儿带女的都没困难，我有啥‘困难’？……”

“那好。走！”

吉普车出了城关，还没到301厂大门口，老远就见牛朝阳





站在寒风里，向这边焦急地张望哩。管红玉刚想叫司机在厂门口停车，好向小牛交代两句，以免引起新郎不愉快，严其正却早让司机把车刹住了，笑向管红玉道：“到了，下车吧！”

“下车？……”管红玉一时弄懵了，以为局长要先到厂里了解情况，便迟迟疑疑地不动弹：“怎么，先到厂里调查吗？”

“快下去吧！”杨秉诚一把将管红玉推下车，指指牛朝阳，哈哈一笑道：“牛郎正等着织女哩！”

管红玉红了脸，满心感激地笑了。

吉普车开动了。严其正向小管和小牛挥挥手：“小两口好好过年，有事再来请你们！……”



第二章

他 杀

由于雪大路滑，从县城到公社驻地，吉普车跑了整整二十分钟。车刚停到公社门口，恰巧民政助理蒲祥提着铁桶出来打水，忙迎上前打招呼：“嗨，天下这么大雪，局长怎么亲自来了？快，先到屋里喝上一盅，暖和暖和身子。……”

杨秉诚跟蒲祥是老熟人，常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跟他打交道。老蒲为人厚道，工作认真，同群众关系挺好，在处理民事纠纷上很有一套。只是他喜欢喝两盅，加上是个粘性子脾气，即使是火烧屁股，也不会着急，有时就不免误点事，出点纰漏。据说，有一次夜里，他爱人要生孩子。他正跟一位同事在喝酒。他爱人肚子阵疼得直“哎哟”，要他赶快送医院。老蒲正喝在兴头上，哪里肯听，只漫不经心地说：“莫急，莫急。你咬咬牙再撑一会，等喝完这壶我就送你去医院。”等他喝完酒，爱人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小孩的头都

露出来了。老蒲还不着急，乐呵呵地说：“甯，这小家伙好性急呀！不等爸爸喝足酒，就提前来报到了。好吧，既来之，则安之。这样，省得再去医院了。”说着就亲自给爱人接生。这事，尽管受到爱人和丈母娘的埋怨，老蒲却喜滋滋地说：“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嗨，不进医院，还不照样添个胖儿郎？哈哈哈哈！……”

杨秉诚想起这段故事，又见老蒲胖乎乎的脸膛喝得紫红，不由揶揄地笑道：“哼，你那酒哇，还是留着等老婆生孩子时再喝吧！人命关天呐，上车跟我们到小陈庄走一趟吧。”

“不急，小陈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去不去的无所谓。”听杨秉诚提起生孩子喝酒的事，老蒲越发乐了，笑嘻嘻地拽着二人不放：“孩子已经超过计划，再生就犯法啦。来，咱们先喝一盅再走。”

严其正看看表，笑道：“天不早了。快上车吧，回头再来喝。”

杨秉诚夺下老蒲手里的水桶，连推带搯把他拥上车，让他紧挨自己坐下。

吉普开动了。从公社到小陈庄二十多华里，没有公路，吉普车在凹凸不平的雪道上颠簸着，晃得三人东扭西歪的。杨秉诚借机让老蒲谈谈陈景宽和小陈庄的情况。

老蒲用手擦了一下发烧的脸，想了想，说：“好吧。”随之便说开来。

小陈庄有一百多户人家。一个生产大队，分三个生产小

队。在整个公社里，属于后进队。前两年，“四人帮”横行时，村里打派仗，闹家族纠纷，干部拉帮结伙，闹得人心涣散，生产上不去。去年春天，从部队复员下来个副连长，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才扭转了小陈庄的混乱局面。支部书记叫缪中谋，原籍是河南。在珍宝岛战斗中，脸被火焰喷射器烧起了燎泡，在医院治了几年，伤好了，脸上却留下了麻子，破了相。为这个，缪中谋不愿回原籍。组织上正没法安排，恰巧连里有个战士要复员。缪中谋听说这个战士是小陈庄的，离铁路、公路都挺近，就近还有个飞机场和301厂，将来有就业当工人的机会，便主动要求随这个战士一起复员到小陈庄落户。组织上经过研究，批准了缪中谋的要求。缪中谋真不愧是个副连长，打仗勇敢，生产也有一套，到小陈庄不几年，就当上了支书和大队长，很快就改变了大队乱哄哄的局面，使小陈庄由落后队一跃成为先进队。……

杨秉诚知道老蒲有个爱唠叨的毛病，见他扯远了，忙用胳膊拐他一下，笑道：“老兄，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了，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哟！”

“噢，噢！你看我又胡啰啰起来了。”老蒲歉意地笑着说，“好，我再说说陈景宽的情况吧。”

杨秉诚和严其正点点头。

老蒲对陈景宽的情况很熟，不假思索地就拉了一大篇。

——陈景宽有小五十的年纪，是301厂的技术尖子，由工人提拔成车间主任。前几年厂里打派仗，他受到冲击，吃了不少苦头，有些灰心丧气；加上常闹胃病，所以时常歇病

假，在家休息。陈景宽五年前死了老婆，身下没儿没女。两年前由人介绍，跟西村刘格庄一个寡妇刘翠红结了婚，带来一个六岁的女孩。刘翠红三十刚出头，为人聪明伶俐，模样长得俊俏，待陈景宽既温存又体贴，尽管两人相差十六七岁，自嫁过门来，二人感情一直很好，家庭生活过得相当和睦。陈景宽十分满意，常跟人说：“别看俺跟翠红是半路夫妻，比元配的结发老婆还强十倍哩！”村里人都夸他说：“景宽算是交上桃花运了，白发配红娘，老死有人给送到头汤啦！……”

陈景宽有个老爹和一个老生妹妹。他们早就分居过日子，但仍住前后院，有什么事都能互相照应。刘翠红过门以后，待老公公和小姑子都很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是先送些给公公和妹妹尝尝。两家的感情很融洽，跟在一起过日子没多大差别。陈景宽的妹妹叫陈桂芝，今年二十八岁。人长得满秀气，因为挑得厉害，高不成低不就，至今没对上个象，是村里出名的老姑娘。……

杨秉诚一面听，一面往记事本上记。一听老蒲又要扩充，忙截住道：“你还是说说陈景宽是怎么自杀的吧！”

严其正也说：“抓主要的说。……”

“对，对。”蒲祥答应着向车外瞥了一眼，见已来到小陈庄村头，便说：“到了，咱们进村再拉吧。”

三人下了车，由蒲祥带领，直奔生产队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室设在村当中的一座瓦房祠堂里，正处十字路口。正在屋里开会的大队干部，一见老蒲带来两个干部，都